

怀化侗乡寻迹

■陈青

“山水美得很，我想你一同来坐在舱里，从窗口望那点紫色的小山。”沈从文的《湘行散记》里，有时代变迁、民俗风情、人文哲思，还有说不尽的湘西特色风景。梅雨季节时来到湖南怀化，满眼是苍翠的绿，“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方，森林覆盖率极高。

怀化古称鹤州，地处武陵山脉和雪峰山脉之间，文脉绵长，自古有“黔滇门户、全楚咽喉”之称。中央红军长征转兵之地、杂处水稻稻乡、湘南福地、多彩民族风情之城等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了八方游客。

此行的主要目的地之一皇都侗文化村，处于通道“百里侗文化长廊”的中心地带。传说古夜郎国天子路过此地，被其浓郁的民族风情所吸引，因此建了“皇都”城。依山傍水的皇都侗文化村，民族文化源远流长且保存完好，建筑、服饰、饮食、歌舞等各具特色。

山路蜿蜒，等到抬眼看到飞檐翘角的寨门，皇都侗文化村到了。下得车来，田田荷叶青翠碧绿，亭亭荷花摇曳生姿，风光怡人。

寨门、鼓楼、风雨桥是侗族建筑“三宝”，皇都侗文化村内的鼓楼飞阁垂檐，层层而上，巍峨雄伟。作为公共性建筑，鼓楼既是村里制定村规民约、化解纠纷的场所，又是休闲娱乐、解暑纳凉的场地。

至于侗家人常说的“鼓楼通天，花桥接地”，花桥指的便是风雨桥。风雨桥也属于公共建筑。皇都侗文化村的普修桥是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风雨桥，横跨坪坦河，全长近60米。此桥不仅有雄狮镇守，桥头一块牌匾也颇有意思，从三个方向看过去分别是三幅不同的字。这座长廊式走道桥，有三座桥亭，设有始祖祠、关圣殿、文昌阁。漫步桥上，抬头是琳琅满目的彩色灯笼，和质朴的木构建筑形成强烈的对比。

侗家人将房子建在山间、水边，聚成群落的建筑全部采用杉木搭建，以榫卯连接，体现了侗族工匠精湛的技艺，通道侗族木

构建筑营造技艺已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来到侗寨，欣赏侗族大歌、芦笙舞等表演自是另外一番享受，听不懂歌词但能感受到优美的旋律。天籁般的乐音响起，吊脚楼上有小孩伸出头，好奇地看着远道而来的游客，长大后他也会穿上侗锦服饰，成为村艺术团的一员吗？

侗锦是侗族的传统手工织锦，有“素锦”和“彩锦”之分。用黑白棉线织成的称为“素锦”，用黑白线和彩线交织成的称为“彩锦”，以工艺复杂、做工精细而著称。早期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后汉书》有相关“南蛮好五色衣服”的记载。这里的“南蛮”是中国古代对南方民族的泛称，其中包括了侗族的先民。

皇都侗文化村内有座侗锦专题博物馆——湖南省侗锦博物馆，馆藏侗锦500余件，陈列具有代表性的侗帕、侗帽、侗衣、侗带等各类侗锦实物精品。这里也是第一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现场完整展示了侗锦织造工艺流程，从轧棉、纺纱、染纱到绞经、排经、织锦，全程依靠匠人双手完成。

那天，七十岁的欧家娣黝头戴侗帕、身着侗锦花边的蓝色上衣坐在织机前，娴熟的技艺令人眼花缭乱。侗锦是妇女聪明才智和心灵手巧的标志，正如欧家娣所说，她十二岁上山种地，晚上回家纺线，从小耳濡目染跟着母亲学习。千百年来，在通道百里侗乡，织锦技艺的传承就是这样靠家庭成员一代代传下来的。

侗锦编织的花纹图案题材多样，诸如图腾崇拜、神话故事、吉祥祈福等，芙蓉、牡丹、对凤、鸳鸯等花木鸟兽以及风雨桥、鼓楼、月亮、星星、水波等，美不胜收。而今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侗锦文创产品更加丰富，现代吉祥图案、吉祥祝福词句等被侗乡妇女织入其中，对侗族传统节日进行当代性符号转化，探索着侗锦纹样与现代设计的契合之路，让文化消费走进生活。

暮色里的稻浪声

■陈建苗

夏收夏种是一年中最繁忙也最累人的时候，历时近半个月的“双夏”，男女老少都泡在汗水里。天刚蒙蒙亮，田埂上就响起了脚步声，男人们挑着箩筐，女人们提着镰刀，连八九岁的孩子也跟着大人割稻和拾稻穗。割稻子是个累人活，弯着腰，左手抓着稻株，右手挥着镰刀，“唰唰”的声响里，稻穗沉甸甸地坠下来放在身后。父亲说，割稻子要看天，要是遇上台风雨，抢收不及时，一季的收成就要泡汤了。

现在，收割机在金黄的稻浪里穿梭，割合吞下稻穗，吐出的稻秆被粉碎还田，谷粒直接流进随行的袋子里或打到田边停靠的车子里。一台收割机，两三个小时就能将几十亩的水稻收割完。要是过去，一个生产队的几十个劳动力忙碌五六天也搞不定。母亲曾经说过，现在的机器“聪明”，能分清谷粒饱满还是空壳，收得又快又干净。

无人机施肥的水田那头，两台

拖拉机正在作业，红色的机身冒着淡淡的烟，犁头过处泥浪翻卷。整块田是鸟的世界，白鹭、牛背鹭、乌鸫、燕子和麻雀时而飞起，时而觅食，正享受着铁犁翻耕过后裸露的蚯蚓、泥鳅和虫子的盛宴。

记得小时候，耕田靠黄牛，一丘田要犁两遍。黄牛走得慢，父亲右手扶着犁，左手拿着竹梢，嘴里“嘘嘘”地不停催赶黄牛，半天也犁不完。黄牛喘着粗气，浑身是汗，父亲身上的土布衣服能拧出水来，田埂上的茶壶空了又满，满了又空。

“大叔，看我们这效率高不高？”操控无人机的后生笑着打招呼。他是承包大户老施的儿子，大学读的是农业技术，前几年搞了农机合作社。他说无人机一次能装四十公斤化肥，一小时能撒几十亩地，比人工快很多，而且撒得均匀，能省不少肥料。“现在收割、耕田、耙田、插秧都用上了机械，我们合作社这些机械能管周边十几

个村的农活。”

他的话让我想起儿时生产队晒场的仓库，山墙上写着“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几个大字。那时，大队只有一台手扶拖拉机，我每次经过这条标语前都会凝视片刻。恢复高考那年，我考上了一所中专农校，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农业机械化管理专业。遗憾的是毕业后改了行，没有为家乡实现农业机械化出点力。

说话间，天上飘来一片乌云，这是台风来临的信号。“现在不用担心天气变化了。”后生指着不远处的烘干房说：“前年我们建了烘干房，谷物烘干机一天能烘二十多吨，不管晴天还是雨天，谷粒都能保持干燥，还能控制温度。”他带我去看烘干房，高大的金属罐子正在运转，金黄的稻谷在里面翻滚，热风从缝隙里钻出来，带着谷物的清香，显示屏上跳动着温度和湿度的数字，旁边的师傅说，这机器能自动调节。

暮色渐浓，远处的村庄灯火通明。无人机已经撒完了最后一丘田，后生收起遥控器，和同伴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田埂上的风带着稻禾的清香，比小时候多了几分清爽，少了几分汗味。我忽然发现，那些曾经让我觉得沉重的记忆，如弯腰割稻的酸痛，挑谷时压弯的扁担，晒谷场突遭雷阵雨的忙碌，插秧时滚烫的水田，已然成了温暖的碎片，和眼前的景象交织在一起。

回家的路上，遇见几位老人坐在凉亭里，他们看着远处亮着灯的烘干房感慨：“现在的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啊，种田能这么轻松。”王大爷抽着烟，慢悠悠地说：“那时候‘双抢’完了，个个要瘦一圈，现在倒好，机器帮忙了。”

月亮升起来，将银辉洒在刚插好秧苗的水田里。秧苗在微风里轻轻摇曳，一只夜鹭正低着头寻找食物。远处农机合作社里，七八台机器安静地停靠在雨棚下，仿佛累了一天的人们在休息。我知道，明天一早，它们又会迎着朝阳出发，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书写新的农耕故事。



落日熔金 暮云合璧

（胡龙召 摄）

沧海一声笑

■冯志军

我读师范时的班主任和金庸武侠小说里风流倜傥的段誉同姓，身边只有赵钱孙李，感觉“段”姓比“慕容、欧阳、西门”更风骨浪漫，隐约透出江湖豪侠意味。

那时，老段刚结婚，成天笑眯眯的，白净的瓜子脸上，那双月牙样的眼和成天上翘的嘴，像一对括弧。满口整齐的白牙，让人几乎忽略了他五官的其他部分。他常侧头笑着站在讲台前，两手五指摊开立在桌上，勾起嘴角，操着余姚腔普通话“谆谆教导”。

老段教化学课，我们好不容易脱离初中苦海，懒得听他反复说有机无机，只对他美丽的爱情故事感兴趣。只要他一提及“酸碱盐”，大家就开始了丰富的联想——酸是吃醋、碱是中和、盐是家常，都和爱情有关。“段老师，说说和小师母的‘柴米油盐’呗！”老段不言语，依旧笑着。

中秋在九月中，老段要出个节目。半月来，他的才华可见一斑——琴棋书画、手工烹饪、弹唱朗诵，样样拿手。要演戏，他能独自演到天亮。老段还有个绝活儿，会做各种风筝。作为中国风筝协会会员，他带着弟子走遍天南海北斩获奖项无数。这就像男人会织毛衣绣花，级别还是最高的那种，我们对他的中秋晚会节目充满了期待。

老段独辟蹊径，要表演小师妹晨起化妆的场景。堂堂七尺男儿，跼小碎步、翘兰花指、噙着小嘴有啥？老段不顾众人的反对意见，侧身扭腰，款款几步就开始了。在我们的目瞪口呆中，他伸出兰花指对着“粉盒儿”细沾了几下，仰起脸左扑右扑，旋开“口红”上下一抹，薄嘴唇上下

一抿，对着“镜子”左右一看，猝不及防“扑哧”一声笑开了，掩脸垂眉——追光灯打在那个羞怯的“女孩”身上，中秋的月光旋转飞舞，被爱的人一定光芒万丈。老段和师母，早早遇到，并彼此照耀。

我们要他说俘获芳心的套路，他把脸一沉：要讲真心，心真套路也深情。老段的爱情，让我们的猜度变为羡慕并以此为榜样——爱情，要讲真心。

一个女同学工作后谈的对象，恰巧和小师母极为熟悉。有一天和老段一起吃饭，她难过于父母反对恋情，把吃剩的饭一推——是碗被扒得乱七八糟的饭，沾染着红烧排骨的酱汁，浸着蛋花汤的味儿，里面还有没啃完的半块馒头。同学的对象笑着接过碗，一口一口吃完。事后，老段把同学拉到一边，严肃又认真地说道：“能吃你剩饭的男孩可嫁。”后来，同学嫁了，结婚28年，果然如老段说的“可嫁”。

老段对学生，一直秉持“温和的严厉、慈爱的要求、理解的纵容”。同学小聚，回忆起“老段像小孩儿”一事。那年参加排球赛，前期我们几乎打遍天下无敌手，他请我们吃这个喝那个。最后一场比赛我们“阴沟里翻船”，输了，老段撂下“我看扁你们了”这句话扬长而去，好几天没理我们。

三十年同学会上再见老段，心生感慨，他的人生智慧都在，比如对孩子要温柔地坚持，和爱人要质朴地生活，对生活要尽情享受。江湖传说老段现在六十岁了，唱跳说笑无所不能，爱玩又像极了“周伯通”。盼今后能和老段再以师生相见，我或我们总记得，一日为师终身为老师，也为兄长、为朋友、为父亲、为明灯。

我曾像鸟儿一样
蹲在颤颤巍巍的树杈上。
我曾坐在危岩之上
将双脚牵拉在深渊里
我的喊声
曾一遍又一遍带着自己的回音
行走在峡谷中。
我也曾坐在岸边
望着涌向天边的江水
一动不动。
我曾迷恋过深邃的天空
和梦想的远方……
这些永恒的事物
允许我暂坐其中
像一滴转瞬即逝的露水
禅坐于深深的尘世上。
百年之后
还会有人,像我这样

在那些永恒的事物中小坐（外二首）

■冀北

将浮生寄存在虚幻的梦中
他们还会坐在我曾经坐过的地方
像我的影子
带着我残存的微弱体温
在万物中落地生根。

梦中的小溪鄞江桥

鄞江桥的溪水
有时会顺着月光,流进我的梦
在梦中的桥头聆听
这远古而来的絮语
像聆听某种失传了的旋律

两岸的水杉沙沙沙
温柔地回应,在它们交谈的年轮里
有我同源的密码——
有时青翠欲滴,有时如针叶般纷落

只有弯下腰身,用青瓷碗舀一瓢月光
才能使他们安静

——一饮而尽

哦,这永无休止的倾诉,原是我
前世未写完的诗行,墨痕
在溪石上缓缓晕开……

广德湖乡色掠影

远远望去,田野里的景色
和墙面上的彩绘画
早已融为一体,我一时分不清楚
这是在旧时光景
还是现代乡村

广德湖中的鳊鱼
从锻金的稻穗尖跃起
树杈上的喜鹊,和墙面上的喜鹊
在对鸣,感觉我正在经历一次
时间里的分身术——

当我从岸边走过
看到我的影子
在旧时光迷幻的乡色里渐渐溶解

那村那狗

■向湘龙

获。果然，兽夹困住了狗獾。遇到野猪时，大伯就会多邀几位猎户上山。野猪有獠牙，力大伤人，大伯不准我们跟着，我们只能在村头盼着。那次，大伯带着虎子和几位猎户清早上山，到了傍晚他们才抬着一头大野猪回村，虎子远远地跟在后面，背上挂了彩。那段日子，我们天天去大伯家看虎子，盼望它早点养好伤。我们觉得它的本事已经赶上二郎神的哮天犬。

看到苏轼有诗句“昼驯识宾客，夜悍为门户”，儿时的我觉得这就是对爷爷家大黄的生动写照。大黄一身金毛，四肢健壮，体型比村里其他土狗高大许多，看着凶，其实不凶。每次去爷爷家玩，总看见它懒洋洋地躺在屋檐下眯着眼打瞌睡，耳朵耷拉在地上。听见我们的脚步声，它猛地抬起头，摇摇尾巴又趴下头，继续打瞌睡。久而久之，我们都叫它懒大黄，笑它看中不用，遇到事肯定不顶用。

但后来发生的事，改变了我们的看法。有一次，大黄在深夜里叫个不停，我们疑惑着大黄这是咋了。只听见爷爷急呼：“灶屋起火

了，快来救火！”父母和叔叔、婶婶提起水桶帮爷爷灭火，我们一帮小孩也跟着起来。还好，火势不大，不一会儿就扑灭了。原来是灶台里的火星子没有蒙好，梁上“炕”的腊肉滴油到灶台，风一吹，引燃了旁边的柴火。多亏大黄及时发现，叫醒了爷爷。还有一次，同样是深夜，大黄又叫个不停，闹了一宿，引得村里狗叫声一片。隔了几天，邻村的人来我们村帮忙收割稻谷，说他们前些天遭了贼，问我们村有没有事。长辈们一算时间，正是大黄闹腾不休的那夜。之后，每次去爷爷家，看见趴在屋檐下打瞌睡的大黄，我们再也不喊它懒大黄了，它其实一点也不懒。

陆游的《舍北行饭》中，我最喜欢“犬喜人归迎野路，鹊营巢稳占低枝”这句，每次读它就会想起年幼时的伙伴土狗小黑。小黑的名字源于它全身毛色乌黑。那时，父母忙农活，我和兄长上村小都是它一路陪伴。放学回家，只要我吆喝几声，小黑如果没有随父母出门，准能从哪个角落里摇着尾巴冲到面

前。我们上菜地摘菜带着小黑，去村头小卖部买油盐酱醋带着小黑，晚上去乡政府看电影也带着小黑。去哪里，只要有小黑相随，我们心里就踏实。

儿时家穷，小黑吃剩饭剩菜、玉米粒、红薯块，从不挑剔。土狗都喜欢啃骨头，小黑也不例外。平日里，家里很少吃肉，也没有骨头给小黑。我和兄长就经常盼着村里有婚嫁、盖房、乔迁之类的宴席。每次，我们都会带着小黑，让它打打牙祭。

搬家进城那天，父母说城里不准养土狗，只能将小黑送给爷爷喂养。小黑摇着尾巴兴奋地跑上跑下，看着我们收拾行李。直到货车发动的那一刻，小黑似乎才明白过来，呜呜叫着跟在车后跑。车加速，转过弯，再回头，马路上已没有那个熟悉的身影，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后来，进城办事的乡亲来我家做客，我急切地问起小黑。乡亲们说，小黑找了我们好久，现在白天跟着爷爷，晚上还一直睡在我们的老屋。我晓得，小黑是等着我们回家。此后，我和兄长每天都掰着手指数日子，期待早一点放假，好回去看小黑。

前几天和儿子在小区散步时，遇见不少遛狗的居民，我也聊起了儿时村庄里的狗。儿子说，如果城里也能养土狗的话，他一定要养虎子、大黄、小黑这样的狗。